

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 第十三回 曉鏡但愁雲鬢改

兩位尊者離去後，不一會喇嘛送上素餐，三人進食完畢。又一位喇嘛進來，在後邊分設了三間臥室，向三人道了晚安，說：「三位施主若有雅興，九時半在後殿有晚課，師父特別交待，歡迎施主們前往結緣。只是因為明天的盛會，執事人等俱已外出，無人招待，尚請原諒。」文祥等道了謝，喇嘛便離去。

胡灼對李不俗本來極為不滿，見他將功贖罪，也頗感欣慰，說道：「不俗，也難為你！如果你信得過我，早該告訴我是！」

李不俗唉聲長歎，說：「這種事我怎能告訴你？」

胡灼捱近他，溫柔地拉起他的手，說：「你怕連累我？」

李不俗忍不住淚珠滾滾而下：「妳不知道，我心裡好痛苦。他們把我的靈魂拘禁了，要脅我，逼著我給他們賣命。這陣子妳看我瘋瘋癲癲的，其實都是裝的。」

「那你為什麼不告訴尊者？」胡灼大驚。

「現在已經沒事了，一定是尊者幫我化解了。」

胡灼更是憐惜不已，說：「為了追求真理，再辛苦也是值得的。現在好了，正如昨晚我們討論的，真理就在我們身邊，找到了吧！」

「是的，灼妹！」

文祥也過來，熱情地向他握手致意，沒想到，李不俗竟然也用千奇所教的手語，向文祥做了個暗號。文祥自學了手語以後，從未使用過，對李不俗打的暗號並未在意。李不俗卻握著文祥的手，不斷地又擠又捏，文祥被他捏得痛了，這才想起，面露驚訝，說：「怎麼？你也是特遣隊的人？」

「我不知道什麼隊，總之，我們是自己人！」李不俗笑著說。

「可是你怎麼知道我是呢？」文祥有點懷疑，這事只有千奇和百怪知道呀！如果是他們說的，那李不俗應該知道特遣隊是呀！」

「我當然知道，我只怕你不知道。」李不俗擠擠眼睛，說。

「你們打什麼啞謎？」胡灼問道。

「這種事，你們女人還是少知道好一點！」李不俗嬉皮笑臉地說。

「什麼？你那種大臭男人主義還在？」胡灼有點不高興。

「不！我們是死男人主義，因為我們談的是怎樣送死！」

「別給我談送死了！先前在那個洞坑，只有你怕死！」

「好漢不提當年勇！當時，我想到在席克的慘況，一下子轉不過來。」

胡灼覺得自己太殘忍了，溫和地問：「什麼席克不席克的，是一種宗教嗎？」

「是的，也是一種人種。」

「你說說看，好像他們很有力量似的。」

李不俗心有餘悸，一邊回想當時的景況，一邊還要顧到胡灼的心情，他無可奈何的說：「唉！我發覺人生就是各種觀念的舞台，一旦看多了，真的不知道該相信什麼，不該相信什麼。只有那種生活單純的人，他們一生下來，就被灌輸一種唯一的觀念，久而久之，就成了他們的真理。席克人就是這樣，他們只相信他們的神，生是為了膜拜神，死也是為了伺候神。總之，他們的生活，從生到死只是為了神。」

「是哪個神呢？上帝？」

「妳最好不要問，知道多了沒有好處。他們有一種獵殺令，儘管電腦當局嚴禁殺人，可是卻禁不住席克人。他們會前仆後繼，雖然不能把人殺死，可是那種日以繼夜的騷擾，誰都消受不了。」

「天下哪有這樣不講理的人？」

「妳錯了，他們絕對講理，只是講的方法和我們不一樣！」

「講理還有不一樣的方法？」

「是的，他們要在神前講理，由神來決定誰有理！」

「神在哪裡呢？誰又能看到神呢？」

「所以他們有『代神』，由代神來代替神。」

「那代神一定是人囉，就和西方古代的祭司一樣吧！」

「沒錯，問題也就出在這裡，由於代神的權力太大，當一位代神決定消除異己時，他手下的信徒就像瘋了一樣，全力為神效命，直到對方屈服或者把對方殺光為止。」

「如果不肯屈服呢？」

「那就造成分裂了，反正他們生活在沙漠中，不滿意，拔營就走！因此，席克人雖然有數十萬人，但是沒有一個團體能凝聚上千人。」李不俗停了一會，又說：「這也不見得是壞事，就好像生物界獵食者與被獵食者的均衡法則一樣，不這樣，他們不能維持強悍的意志。再說，他們若真能團結，那種力量簡直令人不敢想像。」

「奇怪！我是學歷史的，怎麼不知道這種事？」

「妳不是不知道，是我故意略去了幾個關鍵點。上個世紀末，他們曾是一個國家，後來酋長被族人罷黜了。二〇二五年春天，酋長的大兒子崛起復仇，他認為電腦干預太多，脫離了當局，回到原野，自稱為席克。自後，他們招兵買馬，宣稱獲得真主阿拉的召喚，要在地球上建立一個天堂樂土。我就是在那段時期受到蠱惑，才投效他們的。」

「你怎麼會這麼輕信呢？追求真理也不能盲目地賣身投靠！」

「問題是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我那時以為，要離開還不容易嗎？沒想到還真不容易！那位代神用咒語控制我，整整給他做了十年奴隸！」

「你剛才不是說逃了很多次嗎？」

「啊！就算逃，也逃不掉呀！」

「剛才你也沒說做了奴隸！」

李不俗聳聳肩，說：「又沒有人問我，何必說出來丟人現眼？」

文祥也興味盎然地問：「真下有咒這回事嗎？」

李不俗點點頭說：「有的，至少，每一個席克人都在代神，也就是『法王』的掌控之中。原則上團體越大，代神的權力也就越大，權力大，施咒能力就特別強。在席克人沒有脫離當局之前，據說電腦為了配合各民族及宗教的傳統，還特別設計了一套咒語程

式，由施咒者通知電腦代為執行。但是代神不滿意，他們認為咒語應該是神力，不應借助電腦。他們脫離了電腦控制後，確實證明了咒語是真的，不是程式指令。」

「怎麼真法？你親眼見到了嗎？」

「就是因為親眼看到，我才相信，那是在四大法王受禮的盛會上發生的。我們那一族原來只有三百多人，後來不斷兼併其他部落，成為一個四千人大的組織。那次在原野的大會，是在晚上舉行的，每個人騎著駿馬，舉著火把高呼。那些火把個個都有一斤多重，是在石油罐子裡插木棉棒的！四千支！乖乖！那種場面，包你們見了一輩子都忘不了！」

李不俗顯然又回到了當年，一副欣羨滿足的神情，隨著眸子流向遠方。

「然後呢？」文祥等得不耐煩了。

正在此時，突然從遠處傳來一道尖銳的嘯聲，雖然很輕微，卻非常清晰。

「然後……」李不俗聞聲停頓了下來，臉上肌肉一陣抽搐，好像見到鬼一般：「然後……我見到大法王下咒，他說：『凡是心中不服的人，當場烈火燒身！』」

李不俗東張西顧，神色驚懼，彷彿著了魔般，一下子用手遮住眼睛，一下子又倉惶地向後閃避。最後他慘叫一聲，抱著頭，蹲了下去：「神呀！我相信你！我相信你！」

胡灼連忙把李不俗攬在懷中，不住地撫慰他，安慰道：「別怕，別怕，一切都過去了！沒事了！」

李不俗幾乎是哭著說：「妳不知道，還沒有過去！」

胡灼說：「這都是心理問題，不要想它就好！」

李不俗歇斯底里的喊道：「我信神！我相信咒語的神力！」

胡灼認為李不俗神智沒有恢復，還是一個迷途的孩子，她不斷地親著他，說：「你不是剛剛才說過嗎？人生是各種觀念的舞臺，演戲嘛，散場了！」

過了許久，李不俗才漸漸回復正常。他睜眼一看，自己竟然倒在胡灼的懷中，一時面紅過耳，連忙扎掙著說：「我怎麼啦？」

文祥說：「你提到一些過去的事。」

李不俗想了一下，難過地說：「我親眼見到，好些個曾經表示不滿的人，當場活活地在我眼前燒死。那一次，聽說總共燒死了好幾百人！」

誰也不想說話了，為什麼有這麼殘酷的人呢？以電腦那樣強大的力量，能移山倒海，遠征星際，依舊改變不了人性。

三人正沉浸在自我的思緒中，忽然間「咻」的一聲，一個尖利的嘯聲劃過長空，好像就在門外。三個人不禁毛骨悚然，李不俗更是惶恐，滿臉驚悸，他一個箭步，衝到東側窗前，向外仔細張望。

「大概是風吹吧！」文祥說。

「不可能，在電離罩下，就算最嚴重的塵暴來襲，也沒有這種風聲。」胡灼說。

李不俗沒有說話，機警得像隻受傷的兔子，用心聽著窗外的動靜。

過了幾分鐘，文祥正要開口，卻聽到外面有輕巧的腳步聲。有人在外蹣跚的行走，好像怕被人發現。奇怪！在這種寺廟裡，怎麼會有不能見人的事呢？

文祥望了胡灼及李不俗一眼，二人正傾耳而聽。不一會，腳步聲由遠而近，逐漸清晰了。文祥伸出兩個手指，又指指門口，胡灼點點頭，表示會意。果然那二人在門前停了一會兒，又繼續前行。

待腳步聲遠了，胡灼悄悄地問文祥：「你想是賊嗎？」

文祥說：「不管是不是，我們都沒法管，還是通知電腦吧！」

胡灼說：「尊者說過電腦不能用了。」

「那怎麼辦？不管怎樣，還是問問看。」文祥便對電腦說：「文娃，妳想是不是有小偷？」

文娃說：「根據協定，金頂寺中的一切，我們都不能過問。」

李不俗一直注意著外頭的動靜，這時突然說：「我出去看看吧！」

胡灼說：「尊者不是說可以用佛珠嗎？」

文祥說：「既然可用，相信寺方此刻已經知道了。」

李不俗說：「尊者好意留我們在這裡，寺裡出了事，我們怎能袖手旁觀？」

文祥說：「這不是袖手旁觀，我們什麼都不知道，你怎麼能確定是賊？」

「當然是賊！」李不俗肯定地說。

胡灼說：「可是這裡有什麼好偷的？再說現在什麼時代了，怎麼可能有賊？」

「如果不是賊，哪有這種走路法？」李不俗說。

文祥說：「有可能是機器人，也可能是信徒膜拜的一種方式。」

李不俗已經走到門口，他回頭說：「這有什麼好猜的？我去看看不就得了？」

胡灼只好說：「好吧，你去看看也好！」

李不俗開了門，也蹣跚蹣跚地去了。

文祥說：「我覺得他有點奇怪。」

胡灼歎道：「唉！想想他的遭遇，心理反常是必然的，他可能想報答尊者對他的寬宏大量吧！」

「我不是指這個，我是說，他既然那麼怕大法王，又相信咒語，怎麼可能這麼輕易地就坦白認罪了？」

「我猜是在電腦測謊下，無法再狡賴。」

「可能吧！」文祥責備自己，連尊者都相信了，自己怎麼還心存偏見？

正在此時，兩人突然聞到一股檀香，接著，阿孟旺尊者現身了，對二人說：「好戲登場了，你們來看吧！」

說畢，阿孟旺手一揚，一道圓光浮在空中。圓光內是一條長廊，外側懸掛數盞昏黃的油燈，正好照在李不俗身上。在他前面，有兩個全身黑色勁裝瘦小的人影，好像還戴著夜視鏡。兩個人往前疾走，每遇到有門，就停下來，用手掌在門上照了照，又繼續前進。

這金頂寺是模仿西藏桑耶寺的格局，表現了佛教徒想像中的世界結構。中央主殿為大經堂，以金瓦為頂，故以之為名。主殿有樓閣三層，高約二十多公尺，佔地近一千九百平方公尺，面寬十間、進深九間。此樓象徵須彌山，能納三千大千世界，是以其內部裝潢，自下而上，分別是傳統的東方式、近代西方式以及當前最先進的形式，象徵著人類文明的進程。

寺中四方各有一大殿，分別代表四大部州：東勝神州、南瞻部州、西牛賀州與北俱盧州。四大殿之間夾有八小殿，代表八小洲，各殿依據十二時辰命名。其中子、卯、午、酉四大殿，又各有別名北、東、南、西殿。另外還有日月二塔，代表太陽月亮，然後外邊築以牆垣，代表鐵圍山。

文祥和胡灼所在的小屋，位於東南方的「辰殿」，一共有大小二十多個房間，出了辰殿後，沿著迴廊，左達「月塔」，右進「東殿」。那二人彷彿駕輕就熟，沿著辰殿一間一間往前查尋。

李不俗小心翼翼地，始終與那兩人保持約二十公尺的距離。那兩人似乎太過專注，根本沒有想到後面有人跟蹤。

待二人查遍了這二十幾間房門，已經走到辰殿的盡頭了。前面是丁字形的迴廊，只見兩人比劃了一陣，便走過迴廊，進入月塔。這時一人留在原處，開始查找。另一人先穿過大殿，走到中央佛像面前，恭恭敬敬地行了三跪九叩之禮。然後起身，從最左側的菩薩塑像開始查找。

金頂寺的三大鎮寺工藝，一是「酥油」，一是「法水」，另一項就是「做木」工藝。酥油是藏密非常重要的一種法物，在法會上，酥油花代表了佛喜，雕塑成各種飾物，如佛教人物、花竹草木、鳥類昆蟲、樓閣台榭等等，往往是一場儀式中的焦點所在。此地的酥油花雕塑，直可媲美青海塔爾寺的上花院與下花院。

酥油花的製作有四個工序，首先是「紮骨架」，即根據對象，用木頭、草枝或繩索紮出骨架。其次是以酥油花「做初胚」，再把初胚貼在骨架裡面。接著是「敷塑」，也就是上顏色，最後是「上盤」，把各個完成的部件固定在適當的位置。

在製作酥油時，必須先行醱酵，由於火星上濕度不夠，酵母菌不足，醱酵甚為困難。經過多次實驗，喇嘛發現如果在奶中加上一種火星特有的硅長石，以之做為觸媒，奶油便能凝固成不軟不硬，可塑性極強的胚料，藏語稱為「加莫勒」。

本寺的法水更是遠近馳名，「法水」是特配的水，用以浴佛。紅教最慎重的儀式，便是在盛會中浴佛，以象徵自我身心的純淨。這種法水有特殊的配方，經過法水澆淋，能使人身心平靜，心生法喜。

金頂寺中諸殿的棟樑椽柱皆是做木結構，由於當初火星上還沒有木材，所有建築原料都採用土石。這座喇嘛廟因為是信徒精神凝聚的中心，一柱一椽都要講究。為此，喇嘛特別精心研究，「做木工藝」便成為著名的鎮寺工藝之一。這種做木工藝難度很高，為了使質地、結構、紋理與木材毫無二致，除了應用分子工程外，還結合了虛擬實境的功能，在高電壓之下，先使分子離子化，然後一一重組。

木結構其實非常適合火星建築，因為火星重力約為地球的三分之一，木結構的張力恰能發揮到極致。木結構還有一個好處，就是能吸收信徒所薰燒的香煙，因之香火越盛，寺內的香氣就越陳。這種陳香能引發思古的幽情，更增信徒的信念。

這時大殿上雖然只燃了一盤長生香，但那股氤氳連綿的氣息，仍令人神清氣爽。左側那個黑衣人停頓了半晌，顯然已經神馳天外了。過了一會，遠遠傳來一聲清脆的聲音，接著梵唱悠揚，那人好像被驚醒了，這才繼續往前查看。直到佛座前的酥油燈旁，正好與另一人相會合。

兩人仔細地查看酥油燈，下部燈座為一個蓮台，雕工極為精細，其上的蓮葉蓮莖，蓮花蓮萼，無不光滑圓潤、油亮如玉。酥油的材質光色，在青蔥中略帶紅暈，更襯托得蓮子盎然欲出。萼心有一點燈蕊，輕吐明輝，溶化的酥油集集成池，宛然小千世界。

兩人一再用手相測，好像都沒有得到預期的反應。這時，梵唱之聲突然大作，間雜著低沉的號角聲，聲聲敲入人心。兩人猶豫了片刻，轉身便向迴廊走去。

這時，有兩位喇嘛由東殿走來，那二人連忙閃身躲在柱後。李不俗尚在迴廊偷窺，見狀也忙不迭躲到一旁。

等兩個喇嘛過去了，那二人快步走進東殿，李不俗亦步亦趨地也跟了過去。

這裡胡灼與文祥見了李不俗的舉動，疑心大起，如果他是去捉賊，見有喇嘛在前，何以反倒躲了起來？尊者見二人互望了一眼，便說：「李施主居心叵測，剛才所言，真假各半。正好藉這個機會，看看他究欲如何？」

文祥問：「前面那兩個黑衣人呢？」

尊者說：「他們已來過一次，好像是要偷什麼，又好像在找人。反正無害，只要沒犯大惡，寺廟本為眾生所設，一切也就隨他們去了。」

此時那兩個黑衣人已進入東殿的羅漢堂，二人在大堂中看了看，又退向一旁的廂房，開始一一細查。其中一個停了下來，伸出手來探查，慢慢走到一個大缸前，另外一個人也發覺了，兩個人同時伸手，在缸上探了又探，最後，兩個人跳了起來，合擊一掌。

就在此時，一個身材高大、全身密裹的黑衣人，由牆頭躍下，對二人喝道：「謝了！快給我滾開！」

那二人見情勢不妙，立刻返身就逃。那黑衣人也不理會，逕自走到缸前。見缸上有一石蓋，他用力將石蓋一提，再往缸裡一探頭。突然間，他將石蓋往地上重重一擲，「咚」地一聲，石蓋應聲跌成兩半。他四週探望，好像又在找尋那兩個黑衣人，但遍尋未得。最後，他翻上院牆，跳牆而去。

阿孟旺納悶地說：「奇怪，他們到底在找什麼呢？那個石缸是做酥油用的，裡面只剩一些殘渣。怎麼可能同時有幾組人馬，偷偷摸摸的，就為了找這點殘渣？」

文祥說：「可能是看錯了。」

阿孟旺說：「不，他們還戴著手套，對了！有可能是在找硅長石，這種石頭在做酥油時，分子結構會有變化，我們的工作人員平常也是戴手套測試的。」

文祥問道：「尊者說有幾組人馬？眼下只有兩批。」

阿孟旺說：「再看下去就知道了。」

圓光再向左移動，一會兒，那兩個矮小的黑影又出現了。顯然他們並未死心，等那人離開了，他們一再四處查看，最後又走近石缸。一個人站在缸旁，另一人從身邊取出一個工具，上身彎入缸中，過了一會，取出幾片巴掌大的泥塊。

兩個人一再驗證，最後將泥塊收入背袋中。正打算離去，院內突然燈火通明，一個喇嘛越眾而出，笑道：

「兩位施主辛苦了，早知只是要這塊缸底，送給施主豈不皆大歡喜嗎？」

兩個黑衣人一句話也不說，轉身往院牆奔去。早有幾位喇嘛健步追上，一把抓住，將二人押到為首的喇嘛面前來。

喇嘛說：「施主是敬酒不吃吃罰酒！先把東西還給我！」

那兩人顯然非常倔強，昂首不顧。

喇嘛口中哼了一聲，下令道：「搜！」

兩個喇嘛領命，分別走到二人面前，伸手便要往二人身上搜查。

只聽其中一人突然大叫：「不要臉！大和尚欺負女孩！」

這話一出，全場震驚，那搜身的喇嘛嚇得向後跳開一步，呆楞在那裡。

文祥一聽那聲音，是衣紅！他的心要跳出來了。

突然，圓光中一陣混亂，一隻響箭由牆外射進來，緊接著一道道火光冒起，四五個人同時由黑暗中躍入院內。

寺中喇嘛人人都有一身功夫，平時苦無用武之地，一見有外人來襲，一個個都撩衣奮臂，獠身而上。幾組人馬就在院中，虎虎生風地鬥成一片。

趁著兵荒馬亂，衣紅向禪白大叫一聲：「快跑！」兩個人很有默契，一左一右，正要回身。卻有一位喇嘛大步過來，一把抓住衣紅的衣領，喝聲：「看你往哪裡逃！」，順手扯下她的臉罩，又將背袋奪了過去。

混亂中，只見李不俗從牆上跳了下來，一手持棍，有如瘋了一般。李不俗一個健步，飛棍便向喇嘛的背脊揮去。那喇嘛慘叫一聲，隨即倒地不起。

李不俗彎腰撿起喇嘛掉在地上的袋子，起身時，正好與衣紅打了一個照面。

衣紅呆立不動，怔怔地望著李不俗，哀啼了一聲：「你不是他！」

『如果我有難，你一定會來救我吧！』

『你一定會來救我吧！一定會來救我吧！』

文祥早已忘了身在何處，他大叫一聲：「紅妹！」人便往那圓光內衝去。只見他一個踉蹌，撞擊到面前的牆壁，立刻口吐鮮血，栽倒在地。

阿孟旺略一估算，已知究裡。他歎了口氣，過去將文祥扶起，點了他幾處穴道。對胡灼說：「文施主心神受創甚重，這是他情孽未了，並無大礙。目前諸事緊急，明日尚有大事，老衲已經施法，讓他暫時忘卻今日之事。他醒後如果問起，胡施主不妨支吾帶過，大會過後，記憶自然會恢復。」

由於闖入偷竊的衣紅與禪白都未成年，寺裡原有規定，未滿十八歲者，不論犯了多大的罪孽，都不予計較，最多是申斥一番，釋放了事。

但是這幾組人不約而同地，都要偷這看上去毫無用途的缸底沉渣，其中顯然有重大的隱情。喇嘛正要詢問，卻接到阿孟旺尊者傳聲，命將沉渣交還衣紅，並將二人帶往北殿禪修室中，善予款待。

至於隨後侵入的那批人，都是在咒語控制下，一個個早已神智不清。阿孟旺下令暫時將他們拘禁，以便進一步追究幕後支持者。

只有李不俗，剛剛還是金頂寺的貴客，此刻又變做階下囚。他被帶到阿孟旺面前，鬚髮凌亂，神情猙獰，兩眼血絲密布，看去有如跳神大典上的惡鬼。

阿孟旺見李不俗神色駭人，說：「阿彌陀佛，席克的咒語果然厲害。本教的『寧神網絡』居然一點作用都沒有。」

說罷，阿孟旺取了一盆冷水，直接澆在李不俗臉上。他受冷心驚，這才清醒過來，怔怔地用手抹去臉上的水珠。

阿孟旺問：「你記不記得剛才在做什麼？」

李不俗搖搖頭，困惑地說：「不記得。」

阿孟旺手一招，一個喇嘛便播放剛才的錄音，一道鬼哭神嚎般的風聲由遠而近，李不俗一聽，立刻拔腿往門外奔跑。阿孟旺早有準備，一掌向李不俗的背心擊去，他身體往前傾斜，口內吐出一大塊濃痰，跟著便摔倒在地。一旁站立的喇嘛連忙把他扶起，並餵他吃了一粒丸藥。

不久，李不俗醒了過來，身體雖然虛弱不堪，但是眼神已不再渙散。他定睛看了看面前幾個人，納悶地問道：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

阿孟旺盤膝坐地，另一個喇嘛將李不俗扶坐在尊者前面。阿孟旺以右掌按住李不俗的百會穴，左掌則在他肩井穴上遊移。手過之處，微微有光華暗動，李不俗感到一股熱流在頭顱裡竄動，前事如夢境一般，歷歷在目。

阿孟旺治療完畢，站起身來，命人將李不俗扶起，對他說：「李施主在席克咒語支配下，行為不能自主。老衲已運用腦波為你治療，咒語現已全部解除。眼前最重要的是明日的盛會，稍有閃失，勢必傷及無辜。施主咒語已解，四法王現已不能加害於你。施主若能仗義相助，告訴老衲席克所定計謀，善莫大焉。」

李不俗慚愧不已，再次拜倒行禮後，正色說：「啟稟尊者，下愚多年來身受魔咒束縛，痛苦不堪，今日蒙尊者施救，恩同再造。唯席克之奸謀實非下愚所能知，今日之事純屬巧合。中午法王發出召集令，在下受命混入貴寺，跟蹤潛入之黑衣人。並在響箭出現時，奪取黑衣人所盜之物。」

阿孟旺說：「你可知所盜者為硅長石？」

李不俗搖頭說：「下愚不知，但聽過一個傳說，近年有一來自外太空的神秘訊號，很多人都在尋找解碼器，下愚斗膽猜測，多半是這個起因。」

這時，地下傳來一陣低沉的爆炸聲，地皮搖晃不已。阿孟旺神色略變，隨即恢復正常，對李不俗說：「你且說說看。」

李不俗道：「大法王曾說過，他得到一個從外太空傳來的訊息，苦於無法破解。自覺會則認為河圖洛書便是解碼物，他們要毀掉這個河圖。這次是席克人竊聽電腦通訊，得知來火星的麥哲倫 C T 二三號太空船上，出現了一個奇特的圖形，叫『龍符』。其實大法王早知道龍符就是外太空的訊息，為了這個龍符，他在地球上設立了好幾個秘密基地。這次知道對方派了三個青年來火星取解碼物質，大法王逮到了其中一個，用催眠術問出來，才知這種物質就在貴寺，所以出動大批人馬，準備奪取。」

阿孟旺點點頭說：「看來席克人所關心的，只是此訊號的內容。」

李不俗說：「尊者所言極是，大法王曾一再強調，外太空傳來的信息，必然有非常重大的價值，任何犧牲在所不惜！剛才地下似乎有爆炸聲，下愚曾聽摩爾說過，他們已經埋好了炸彈，打算在教主弘法之時，把貴寺炸成平地！」

阿孟旺神色一變：「什麼時候說的？」

李不俗說：「就在中午分配工作時。」

阿孟旺說了聲：「原來如此！」身軀一晃，已不見蹤影。

火星的體積較地球小了三倍，所以冷卻得較快。遠在四十億年前，在岩漿海時代，就因溫度太低，金屬內核無法形成，所以磁場不大。等能量宣洩以後，火星的地下板塊同時凝結固化，並未像地球一樣，因板塊位移造成板塊運動，所以火星上不可能發生地震。

另一方面，火星的核心雖然只有攝氏兩千多度，但因地函中含鐵率高，導熱性強，所以熱量的對流作用，反而較地球更為劇烈。金頂寺建寺之處，正好是一處火山口，這座曾經活躍於三千萬年前的火山，在其地殼下方百公尺處，尚有寬達兩公里的裂隙。這裂隙相當於地函的延伸，只因火星地理環境變化不大，所以一直能保持穩定。

其實，早在一年多前，電腦就發現在歐洲及洛磯山一些游離人士的基地，不斷向火星發射超大型的載人火箭，前後有十六次之多。但是基於人類議會的協定，人之行為如果沒有威脅到社會安全，電腦當局是不能追究的。

事實上，電腦的各種能力都讓人望塵莫及，但是礙於最初的設計理念，電腦就是缺乏判斷力。所謂的判斷力，是根據目標及立場，以判定事物變化之利與害的能力。任何事件必然發生在目標及立場之間，只要維持這兩點間的直線關係，就算判斷正確。一旦超出直線，便形成了無涯的面，當然就無從判斷了。

電腦的立場再明確不過，為人類服務就是它的立場。至於目標，則隨時隨地都可能有變化，只要能確定下來，所作所為就可以依照直線的最短法則，作為判斷根據。

說來簡單，要讓電腦確定目標，首先設計者就要知道目標是什麼。從字面上來看，眼睛所看到的標的，就是「目標」。事實上，人眼幾乎是永無止境地在運動，眼睛的轉動代表心意，而心意則有如水波，漣漪不斷，浪濤不止。

人最大的問題，是不知道為什麼活著；而人生最大的問題，則是根本不知道人的目的何在。生存是生命的目的，享受是生活的目的，延續是生存的目的。不錯，人活著，有如螻蟻一般，最後繁榮興盛的，卻是堆積如丘的蟻塚。

簡單地說，生命都是大自然歷經億萬年進化而來的，在這個過程中，無論生命發展出什麼能力，全都來自大自然的智慧。假定人體是一個廬舍，人借寓其間，卻反客為主，竟然以為廬舍的功能，全是自己的本事！人知道自己怎麼辨識的嗎？又是怎麼感覺的？怎麼記憶的？怎麼判斷的？

不知道自己如何辨識、感覺、記憶、判斷的「人」，怎麼提供電腦判斷模式呢？如果設計者認知錯誤，其判斷必然不正確。就算設計者的認知完全正確，使用者也未必能夠全盤認同。俗話說：「養兒方知父母恩！」就算電腦能認知父母恩深情重，人卻非要等到自己做了父母，才能認同這個觀念。

什麼是判斷？以漢字為例，「判」字為「刀分之為半」的意思，如何能分為一半？當然要有觀察認知的能力。「斷」字為以絲

相連，又以「斤」（刀斧）切之，絲緒本亂，想要切齊，又需要相當的辨識能力。

沒有判斷力，人不可能有智慧，電腦沒有判斷力，怎麼又號稱「智慧電腦」呢？妙處就在真有判斷能力的人也不多。人以為沒有把橘子當做香蕉，就算是有判斷力了。換句話說，人們把大自然所提供的「辨識力」，誤認作「判斷力」了。

智慧電腦就是這樣，是在眾人皆眠的情況下過關的。憑良心說，電腦所具備的辨識能力，遠遠超過任何人。至少，電腦具有「常識判斷」的能力，僅憑它那高效率的常識庫，就沒有任何「人」能望其項背！

當大批火箭登陸火星之際，或許連一個鬚齡稚子都會問：「他們來做什麼？」電腦不僅沒有問，甚至還秉著服務人類的立場，不斷地提供各種方便。除了有違二〇二四宣言的條例外，電腦可以說是求必應，予取予求。

終於，在火星盛會的前一個月，電腦的例行檢查工作，讓他產生了一個不需要假任何判斷，就可以認知的矛盾——一方面是火星盛會指日可期，為人類所準備的一切資源不虞匱乏。另一方面，這些物質所導致的能量變化，已超出正常狀況百倍之多。

根據電腦記錄，僅僅是偷渡客所攜帶的電熱棒，就多達一千支。如果用來作電熱轉換，能讓一立方公尺的體積，每秒鐘產生近萬度的高溫！

這麼巨大的熱量，以電腦的常識認知，絕對是極端危險的。為什麼人喜歡危險呢？當然，電腦沒有答案。電腦沒有自己的經驗，他的經驗是全人類行為累積的總和，而這些經驗又只限於二〇二四年以後。這三十年來，四宇海晏河清，電腦只要服侍大爺大娘們做春秋大夢，再加上生產、分配等例行工作，一切就都搞定了。

第一次的經驗可稱新奇，重複的經驗才形成常識。新奇之所以引人注目，正是因為沒有固定的答案，可以東猜西想，其間變化莫測，讓人興味盎然。在一應的例行工作中，難得有這麼一件新奇的事務，讓電腦也能用用「心」。

電腦發現，這些電熱棒來自北冰洋，是地心探險隊隊員監守自盜的。由於沒有任何處罰規定，電腦也不知該如何處置。

在人類議會中有一個諮詢機構——系統諮詢委員會，負責人是一位俄裔女性電腦工程師，名叫莫洛契娃。電腦把資料彙集給她，而她剛好與那個探險隊有些糾葛，便把資料交給黑金剛這個小組偵查。

等黑金剛到達火星後，他一上手，就看出問題所在。原來電熱棒有兩種功能，一是將熱轉化為電，一是將電轉化為熱。這種材料必須能耐高温，是利用陶磁的分子結晶技術製造的，到目前為止，只有電腦有能力生產。然而，要改變它的應用功能卻不是難事。

所有失竊的電熱棒，都能在瞬間產生高功能熱量，高到可以把地表液化成熔漿。現在電熱棒大量地被偷運到火星上來，顯然偷運者一定有什麼陰謀！

等到再深入調查，才發現主使者是一個「聖戰勇士」的集團，主持人就是赫赫有名的桑塔那。

在本世紀初，桑塔那是舉世聞名的毒販，其影響力之大，無與倫比，媒體謔稱為「黑色教父」。他擁有哥倫比亞三分之一的土地，而他的跨國企業，有七家列名美國一百大上市公司，全世界靠他討生活的，不下三十萬人。

電腦時代到臨後，兵不血刃，僅僅一個虛擬實境就革了桑塔那的老命。因為電腦在虛擬實境中，使用了一點小小的技倆，就是控制人體的內分泌，令其神經放鬆，以達到情景中預先設定的需求。沒有想到，這一來反倒抑止了各種毒癮對生理的凌虐，再加上虛擬的聲色內容，又滿足了心理的空虛，人們換了一張床，但是戒毒卻成功了。

桑塔那當然大為不滿，他發動各種反撲行動，很多學者也認為電腦的作法絕滅人性。不幸，人們滿心歡喜地接受這種絕滅，包括桑塔那自己，他發現擁有一套超級的全自動虛擬實境設備，遠比在現實王國裡耀武揚威有趣得多。

黑色教父倒了，黑樓夢幻滅了，桑塔那憑著過人的精力，反而認為這是他更美好的機會。因為要統治全世界幾十億人不是易事，但是要統治電腦，應該不太困難。這在理論上雖然十分正確，執行起來卻有困難，要控制電腦，需要有人才。而人才成之在天，一定要通過環境嚴酷的考驗，人才可能成材。

摩爾·阿希哈是個怪物，他之成為電腦專家，完全是一種意志力的表現。他沒有受過教育，成長在多災多難的巴基斯坦，少年時就為了生活，加入阿富汗的傭兵集團。到了千禧年，他年僅三十歲，卻搖身一變，成為美國華爾街呼風喚雨的大亨。在一個笑貧不笑娼的時代，從來沒有人問過他的錢來自何方。

他一生中所犯的唯一錯誤，是認識了一位剛剛卸任的美國政府官員。誰都知道，像美國這種國家，生活唯一的目的是發財致富，富有了便能做官，做了官更容易富上加富。這位官員聲稱，他掌握了一家即將上市的高科技公司全部的檔案。

摩爾立刻與這位官員合作，利用內線交易，投資了五十億美金，買下這家公司。一上市他就賺回了兩百億美金！當金錢變成純數字時，它的魔力就不再只是綠色的鈔票，一種本能的貪婪已被無限的放大，再乘上那些數字，翅膀便由翕下長了出來。

不幸，千禧年的魔咒開始了，摩爾在一夜之間，變得一貧如洗，由黑道的金主成為被迫殺的債務人。其實，這種故事在當時有如恆河沙數，跳樓自殺的已嫌不夠時髦，全世界「炸樓自殺」的都有好幾起，大蕭條到臨時，連兀鷹都被株連了。

摩爾躲在他名下那家高科技公司中，一個極隱密的地下室內，足足半年不敢跨出房門一步。整天沒事做，他由玩電動玩具，到研究電腦，由此找到了另一片天地。

他最大的樂趣，是破解他人的程式，在累積了十多年的經驗後，他可說已是電腦界高明的駭客。二〇一四年，當智慧電腦問世後，他立刻投入了那個漩渦。他唯一的目的，是要瞭解這個小小的、不起眼的東西，怎麼能被稱為「智慧電腦」？

美國人為了發展人工智慧，從二十世紀五〇年代起，每年投下的研發經費，只能用天文數字計算。到最後，參與的專家學者越來越多，彼此間的爭議也越來越虛玄。野心勃勃的智慧電腦計劃，縮水成專家系統，還得利用超級電腦才能運作。

然而，這一套中國人發明的「智慧電腦」，不過是個簡單的晶片，內部貯存記憶體也不過幾百萬單位而已。如果與前述的超級電腦相比，不論是體積、價格、記憶單位等，都相當於一比一百億。這還不說，在功能方面，幾乎可以說是一百億比一！

這個智慧電腦最大的特色，是能處理人類所認知的常識。常識，有如氧氣一般，天天在人體內進進出出，但是人不到氧氣耗盡，就是感覺不到它的重要。

古今多少思想家、哲學家，不知創造了多少令人振奮的觀念，也不知寫下了多少不朽的經典。但是，就是沒有人知道，什麼是常識？人類究竟有多少常識？

總之，摩爾花了三十多年的時光，他想盡一切辦法要破解這小小的晶片。他原先打了個如意算盤，幾百萬字元的資料，就算一天研究十筆，三十年後也能全部上手。想不到那小小的芥子，竟可納入全部宇宙！越失敗，摩爾越努力，越努力，他敗得越慘。

就在二〇四八年，摩爾突然在一個流傳的故事中，找到了部分的答案。有人傳言河圖洛書再度問世了，在他試圖瞭解河圖洛書之時，他才想通了，原來中國人所用的漢字，是一種視訊，其中代表了非常嚴謹的觀念結構。他開始學習漢字，試著用那種結構與電腦程式相比對。終於，經過一年多的努力，他成功地破解了部分資料。

當桑塔那與摩爾第一次見面時，一股令人戰慄的勢力便合流了。不久，一個「人類自覺會」團體說服他們，離開電腦統治區域，在原美國內華達區建立了一個王國。他們為了掩護真正目標，便假借「外星人後援會」為名，宣稱獲獲外太空的信息，希望人類振作、團結，共同面對外太空高級智慧體的挑戰。

在這個大前提下，確實得到了不少有心人士的回響，為了進一步喚醒酣睡中的人類，在桑塔那的支持下，這次的「火星行動」便掀開了序幕。

